

國際問題參考資料

第一輯

美國戰後
經濟恐慌

華北新華書店出版

美國戰後經濟恐慌

國際問題參考資料第一輯

● 華北新華書局出版 ●

國際問題參考資料第一輯

美國戰後

經濟恐慌

著者：瓦爾加等

出版者：華北新華書店

發行者：華北新華書店

總店：河南武安治陶

分店：山西長治左權

河北邢台邯鄲

辦事處：河北南宮

一九四七年一月發行

目 錄

- 美國戰後的經濟恐慌·····瓦爾加（一）
- 美國戰後經濟恐慌·····愛倫（四）
- 附：電訊兩則
- 美國最近工人運動鳥瞰·····史達契（一五）
- 美共徵收黨員運動的教訓·····丁達（二六）
- 關於美共徵收黨員運動的幾點說明·····丁達（三五）

美國戰後的經濟恐慌

瓦爾加

當美國從來不曾經歷過的事，或許是最大的「興隆」正盛的時候，對於新的經濟恐慌正在逼迫的畏懼，在資本主義世界中迅速地增長着。

這種畏懼，是完全有理由。曾在戰爭中作戰過的一切資本主義國家，除了美國和加拿大從戰爭中獲得利潤外，卻比在戰前貧窮得多了。英國已喪失了在國內和國外的國民財富的約百分之二十五，德國已喪失了他的約二分之一的財富。在歐洲各國中，生產量只相當於戰前水準的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八十。這種百分數的高低，視戰爭破壞的程度而定，因此生產量比最嚴重的恐慌期間更少得多。

美國和被蹂躪過的歐洲大陸適成對照，她從戰爭中脫穎而出時，財富增加了。

一九四六年，美國的工業生產比一九三八年超過百分之五十，因此已達到「興隆」的水準。戰時美國的生產，比一九三九年增加一倍以上。生產方面這樣的增加，使美國不僅能夠適應戰爭的要求，而且也夠滿足民衆的需要。另外，美國還積蓄了頗大的財富，投資在新創的工廠與船舶方面。美國進入戰爭比別的國家遲些，在一九四四年以前，她沒有把任何大的兵力投入戰鬥。美國領土在戰爭期間，沒有受到任何損失，這一事實

也是具有極大重要性的。

由於戰爭對美國及加拿大的影響，跟戰爭對歐洲及遠東各資本主義國家的影響，是完全同樣的。現在就正像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時期，資本主義不是經歷着整齊劃一的經濟情況。在美國看到『興隆』，而在曾經打過仗的別的国家中，經濟情況的改善却十分緩慢，生產繼續處於恐慌時期所特有的低度水準上。

但是，就連美國的「興隆」也不是正常的，美國儘管「興隆」，還有二百五十萬失業工人，和二百五十萬復員士兵依然依靠政府給他們的津貼費生活。而今年工業生產，比一九四三年減少三分之一以上。由於物價飛漲，工人的實際工資減少，取消一切物價的管制，勢必引起物價更進一步的飛漲，並且引起形成消費者大多數的工人、職員和政府公務員購買力的相對的減少，這就要加速目前「興隆」局面的完結，並加速新經濟恐慌的到來。

三件事實指示出，在美國這種恐慌正在逼近：第一、商品的存貨正在增加着。據商務部統計資料，工業方面以及批發和零售商方面的商品存貨的價值，已增加十億美元，商業部聲明存貨這樣增加，「對於今後經濟的發展，充滿了確實無疑的威脅」。

第二、原料的現貨交換價格，十月份減低了許多。原料價格指數，在一週內表現着自一九三三年以來空前的慘跌。

第三、工業股票的行情，在今年五月半到九月半的期間迅速低落，紐約證券交易所登記的股票總值，已從八百四十億跌落到六百五十億美元。經驗告訴我們，行情的這樣的暴跌，往往開始於經濟恐慌到來之前約十二個月到十八個月的時候，因為金融寡頭政治

的消息靈通的大亨們，開始拋出工業股票了。

所有這一切證明，預料美國在最近的將來，大概不會遲於一九四八年，也許還要早些，就會發生經濟恐慌。

這種經濟恐慌將以極深刻的廣泛的姿態到來，不僅美國經濟將遭受嚴重的打擊，且使曾經被戰爭破壞的世界各資本主義國家所沉重負擔的戰後復興工作，受到一種顯著的打擊，恐慌造成的破壞性的影響，大概不會容許這些國家達成經濟的繁榮的。

美國戰後經濟恐慌

James S. Allen 著
執 之 譯

爲何每一次繁榮以後接着就是恐慌？它的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後果，怎樣影響了世界？

本文作者 James S. Allen 是美共中央委員，也是美國有名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與政治經濟學家，曾任美共機關報工人日報編輯多年，現在還經常爲該報撰稿，本文譯自作者本年六月份新著 *Who Owns America* 爲研究國際問題權威的製作。

大規模的生產膨脹，自然地引起經濟危機。資本主義的全部歷史表明，每一度繁榮，其內部就孕育了崩潰的因素。

然而每一個危機都有它的特性，視它先行的生產膨脹，與我國佔有極大地位的世界市場的衆多因素而定。

美國素來就以它經濟恐慌的特殊嚴重性著稱。舉例來說，在三十年代大恐慌時自一九二九到一九三二年間，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工業生產平均降低百分之廿七，而美國竟

達百分之四十。

崩潰的因素

危機在美國所以比在其他各國更趨向於深重，原因在於我國工業發展的若干特點。主要有三點：產量較其他各國爲大，勞工生產率較高與獨佔資本之優勢。

這些因素在戰時愈見增強，戰時工業，特別是基本工業與重工業的大規模膨脹，已經使所有這些因素積累而在造成大的崩潰。

更有甚者，這膨脹幾乎完全發生在供給軍火與因爲戰爭而特別擴充了的重工業中。如航空，造船，炸藥與輕金屬等工業。後面的這些工業在一九四四年雇用的工人超過戰前的五分之一以上。但戰爭一過就立即大爲縮減，別的軍火工業，如鋼鐵與化學工業增雇工人達百分之四十。

這些都是生產品工業，不同於一般消費品工業。它們的生產水平決定了美國經濟的上下。這些工業恢復到平時狀態之後，毫無二致的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一個可以抵得過戰時政府收購那樣的市場，那時政府訂貨每年達九百萬萬。

我們已經看見勞動生產率如何在戰時提高，和它將如何繼續提高，甚或能取更快的步子，這樣對就業與購買力所生的影響可以從簡單的比較上看出來。

雖則從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四年的工業生產量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二十，但這些工業中新雇用的工人却只增加了百分之六十。這兩者間的差異，一部份是由於每週工作時間的加長，大約增加了生產量百分之二十，餘下來的就主要由於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了。

根據商務部的統計，如果生產量降低到一九四〇年的水平（那是產量相當高的一年），出品就要比戰時水平減少百分之三十，結果失業人數將達一千九百萬人，而一九四〇年失業人數則為九百萬人。

生產率的增高不是恐慌的直接原因，但是由於繼續不斷的排除工人，它會加速恐慌的來到，在其既來之後，又會加深其程度。

獨占的影響

獨佔也在加速和拖長恐慌，並延緩其恢復。我們已經看到大托辣斯在戰時積聚了多麼大的資本積累。它已經脫離了大眾的購買市場。這些資本將在何種程度內投資於新的生產事業，並不由萬千生產者的意願決定而取決於極少幾個獨占資本家的政策。

獨占在一切情形下都妨礙了大量的生產，不論是在經濟景氣或者不景氣的情形下。在景氣的時候它增加價格却不肯增加出品，甚至在對貨品有極大需要的時候，結果阻礙了生產的上升。在不景氣的時候，他減少出品却還要維持價格，這樣一等到市場壓縮，便加速了生產的跌落。在恐慌恢復的時候，它只要一看見購買力略有起色，便立刻提高了價格，因而像煞車一樣延緩了恢復。

由於獨佔資本在美國經濟中所佔的主導地位，這些因素在縮短繁榮與加速循環性的恐慌上起着極重要的作用。獨佔資本以間接的減低工資提高物價以限制人民購買力的作用，在最近的工資鬥爭中可以很清楚的看得出來。

生產過剩的危機並不立即隨戰時膨脹而來，因為後者屬於特殊的種類。

在戰時，生產集中於軍火。充分就業，工業品與原料之充分利用造成了極大的大眾購買力。但是因為工業要致力於戰爭，不能生產許多消費品，特別是較重較大的如汽車與冰箱等，這購買力就有很大的部分儲蓄了起來。較輕便的消費品的生產，也不能和強大的需求配合步調。

特·殊·繁·榮

這種情形將以一個短期的繁榮結束。這繁榮持續的時期只等人民把戰時積蓄用光，與在這一繁榮時期所造成的購買力消失就過去了。這樣暫時的繁榮，可以延遲一下生產過剩的危機，卻不能阻止它。

在這一繁榮期間除去少數幾種工業以外，生產水平早就在戰時的高峯以下了。真實工資繼續減少，失業漸漸增多。當復原的工業重進行完全開工時，新的恐慌的因素又如在戰時的膨脹那樣積聚起來，沒有任何方法可以解決因為戰時生產品工業的過度膨脹而造成的問題。

某些因素的影響又縮短了這一繁榮時期。上面已經說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對人民的高額稅收，真實工資之降低，失業如何影響於縮短繁榮了。此外，購買力由於物價的膨脹，甚至能更急劇的跌落；這不止影響較貴的消費品，特別影響日用必需品。

而且，戰時積蓄的分配並不如通常所想像的那樣廣泛。戰時公債總數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在公司，銀行，壽險公司與其他大企業的手裏，剩下來的只有一百二十萬萬是在收入較低的人羣手裏，而其中有許多已經用於當前的生活費中了。只有每年收入在三千元

以上的家庭，也就是美國百分之四十二的家庭，後面有一點積蓄可以為繁榮造成新增的購買力。

跟着繁榮之後來的就是恐慌。

這不是一個普通的經濟恐慌，如果它以全力襲來而政府不給它反擊，以緩和它的衝勢的話，它將比我們所經驗到的最可怕的一九二九——一九三三年的大恐慌更為嚴重。我們要記得三十年代的恐慌與以前歷次恐慌所不同者不但因為它的強度，不但因為它波及到一切的資本主義國家與殖民地國家，它更曾產生了鉅大的政治上的反響，引致了希特勒德國的興起與準備了侵略戰爭。

來臨的經濟危機，正在尖銳的世界規模的政治危機中積聚。許多國家要從戰爭造成的困窮中恢復過來，還有悠長的道路。歐洲的人民正深深致力於根除法西斯殘餘，發展並加強新民主主義的工作。爭取獨立的鬥爭也震盪着整個殖民世界。

雖則美國成爲一個日趨強大的帝國主義國家，世界獨占資本的總和却已經被戰爭巨大的削弱了。

戰敗了的列強目前已被摧滅。在戰勝國中，英國嚴重的削弱了，它的帝國也正遭到屬民們重大的打擊。次一些的國家如法國，意大利，荷蘭與別的國家甚至陷入更無可挽回的境地。

有些國家中，在過去四分之一個世紀中，一連串的恐慌。戰爭，已經削弱了獨佔資本的基礎。偉大的社會與政治的鬥爭正在進行要改造這些國家，其中工人階級盡了領導的任務。

而且，這一經濟危機逐漸迫近，到一個時候使兩個最大的帝國主義國家，美國與英國漸漸更趨向於回復到原來企圖孤立蘇聯的政策，這政策已經證明會陷全世界於極度悲慘。不管這些資本主義國家間尖銳的經濟上的差異，造成一個共同集團以反對蘇聯的趨勢重又公然出現了。

這些因素增加了政治上危機，使世界各地的衝突更形尖銳，增加了世界關係的緊張程度，妨礙甚或阻止了以三強協議為根據的和平解決之道。

這一代的人民，已經身受了一次經濟慘禍與兩次世界大戰；最後的一次且曾激起了極大的爭民主的熱潮，決不會再毫無戒心的經歷一次甚至比上次更為可怕大恐慌，而不猛烈地向繼續孕育着恐慌與戰爭的社會挑戰的了。

如果說，在第一次大戰之後的幾年中，帝國主義對於年青的蘇維埃共和國的武裝干涉曾在全世界工人階級中引起了那麼強烈的反對，今天，要在蘇聯獲得了如此偉大的戰時成就之後，在亞洲與歐洲的人民抬頭的運動之中，策動與過去一樣的反蘇運動，必將引起遍及全世界的反抗。

一個新的極大的經濟危機，特別是在尖銳的政治形勢中，可以表現出社會主義的欣欣向榮與資本主義恐慌比較的一個鮮明的對照。在上一次恐慌中，雖則蘇聯甚至連第一個五年計劃還沒有完成，而且在經濟發展方面，還遠較其他強國為落後，這一對照已經很分明了。

就在那時候，社會主義已經表現了它比資本主義進步，在它消滅失業與恐慌方面，在它迅速提高經濟發展水平方面，也在它刺激蘇聯人民在文化上的成長方面。

當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美國，正以空前未有的速率趨於沒落的時候，社會主義經濟正以自上次大戰以來就無可比擬的速率發展。

、在下一次的危機中，除非它被另一個更悲慘的戰爭或者大規模備戰所縮短，這對比將更驚人。蘇聯戰後直到一九五〇年的計劃，定下目標，不但要重建而且要超過戰前的一般經濟發展的水準，並為人民提供更高的生活程度。

如果美國的經濟恐慌以我們熟知的進程發生，蘇聯不但在總生產上會超過美國，甚至每一個人的生產量上都可以超過美國。

我們可以清楚為什麼一旦繁榮過去，大托辣斯便想占據要津，來決定我國政策的主要路線，當它們加緊榨取繁榮時期的市場以取得一切的時候，它們也已經在為恐慌作準備了。

大托辣斯的準備

它們第一件要事便是把恐慌的主要負擔轉移到工人與一般人民的身上，一方面加強他們自己的地位。

工人們為謀對抗，便要求提高工資，縮短每週工作時間，擴大社會保險，約束或管制托辣斯，廣泛開辦公共工程與政府企業，並採取一切其他一切可以延緩恐慌，減少恐慌來襲時的打擊，並加速恢復的措施。

當恐慌已經無可避免的時候，工人與人民並不是不可避免地要忍受全部打擊的。托辣斯的另一件要事便是在恐慌到來以前，盡其所能的設法擴大它們國外市場與勢

力範圍，這產生了雙重的影響。

因為這樣的一個膨脹，是犧牲了別個帝國主義國家的利益或者其他人民的民族主權與民主權利得來的，它使一切政治衝突的因素益趨嚴重，打擊了世界和平。

另一個主要的影響是使恐慌來臨到美國的時候，蔓延到全世界。因為美國的資本力量已經深入到各外國，它把日益增多的國家和美國經濟牽連在一起。我們只要看墨西哥就知道怎麼會事了。

因為美國在它的疆域之內，握住了全世界這麼多的生產與市場，它已經成為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具決定性的影響力量了。新的膨脹又擴大了這影響的圈子。結果是常恐慌來到美國的時候，就會連累着拖垮世界經濟遠為廣大的一部份。它又回過來加深了美國的恐慌。

獨占資本家還有一件要事就是為恐慌作政治上的準備。這有各種各樣的方式。

在這些準備中軍事力量居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因為下一次的經濟危機正是在已經就十分尖銳的政治危機中迫近前來。美國的軍備計劃已經包括維持一支全世界最大的海軍，強有力而最新式的空軍，數目可觀的常備軍與後備軍，製藏原子彈，新武器的試驗與無遠勿屆的戰略基地。

國內的政治準備被用來鼓勵並培養一切可以當作反對人民（對托辣斯進攻）的抵抗的力量。

托辣斯們首先要考慮的事情之一，是從政府的各部門中把那些能反映人民力量的人們清除出去。把一切對托辣斯的束縛限制都去除。一個能夠完全反映獨占資本的需要和

要求，只給人民以無可再少的最低限度的許可，能夠破壞罷工，不顧或壓伏人民抗議的政府，就是這批寡頭統治者衷心的願望。

獨占資本爲要取得國家無可抗拒的權力而作這鬥爭。這一必定要對工人和人民進行的鬥爭，直接使法西斯的威脅重新興起。利用警察以侵犯人民的事漸見增多，與反對而鎮壓人民的立法，都是先行的朕兆，同時，在國內的法西斯集團正受到保護與鼓勵，正如它們在戰敗的軸心國家裏所受到的一樣。

只要舊的那套兩大政黨來回換班的把戲還有利，它就會繼續玩下去。但是一個經濟危機往住的危險，使這些政黨有失去它們極大的中間階級和農村的支持者，而使之參加第三黨運動的危險，更不必提更獨立的工人階級支持者了。因此，把這種羣衆對舊制度與舊政黨的憎厭掃除乾淨，利用頑固與種族偏見來破壞羣衆運動，成爲法西斯挑撥分子的唯一工作。

新的恐慌會在人民中激起最深的反資本主義的情緒。它會引起反對獨佔資本的偉大呼喚與對之採取行動的要求。獨佔資本家及其政治力量現在正以他們對民主運動的攻擊，和他們對最反動的，親法西斯政治集團的支持準備這種事態。

這樣，可以看得出來，目前托辣斯大王們爲準備在繁榮之後到來的恐慌所作的每一重要步驟，結果都在加速恐慌並造成反動，法西斯與侵略的力量。

附：電訊兩則

（新華社延安十二月九日電）據路透社駐紐約記者十七日報導，美國目前已處在相對的「生產過剩」的情況中。該記者稱，由於物價的猛烈上漲，美國已變成生活費高昂的國家。「因為物價之騰貴，商品過剩已不是一種威脅而是現實。全美國的收入已不足以按目前物價來收買目前的產品，而一旦明年耐用產品（按指汽車、冰箱、收音機等）大量增加，將使這種情勢加甚，一般記這種情勢描寫為顧客缺少金錢以購買價格這麼高而又這麼多的物品」。該記者又指出解決這一「生產過剩」的可能的唯一辦法，就目前情況看來，只有依靠國內市場，亦即或者提高工資或者壓低物價。關於增資，據該記者稱：「勞工界在今年上半年曾來過一次增資鬥爭，很有可能再來一回，但是美國工資與薪水在全國收入中所佔的數額，比較去年少得很多」。這就是說，有如杯水車薪，遠不能銷售龐大而又昂貴的生產品。關於壓低物價，則又因壟斷資本集團要保持高度的利潤而辦不到。據該記者稱：「美國寧願向外國投資，而不願國內貨物跌價」。該記者認為將來的布里頓國際銀行將為美國對外投資的工具，據稱：「美國經國際銀行或類似的機構向外貸款（例如貸給蘇聯大量款項）的要求，在明年秋季收穫時可能更加迫切」。「屆時美國企圖以貸款或其他任何方法的推銷產品的要求，其迫切程度可能甚於其對象國購買這些產品的願望」。

（新華社延安十二月二十一日電）據莫斯科二十一日廣播：美國實業家機關報「華爾街新聞」對美國可能發生經濟危機表示憂慮。許多工業部門最近已達到生產過剩的水平。

前此華府出版之「世界新聞」駐倫敦記者曾報導，遠在今年夏秋之交，「倫敦方面預料美國刻正走向一個嚴重的商業蕭條。有些經濟學者政界人士和商人，認為美國經濟將走向大暴落。」該記者指出工黨刊物作家庫克根據蘇聯經濟學權威瓦爾加氏之預言而斷定，美國將為不景氣所打擊。工黨議員華爾貝亦預言，美國將有一天被迫盡力輸出貨物，以保持國內生產水平及就業水平。在英國國會辯論中，亦有好幾篇演說，談到美國經濟恐慌。議員瓦爾克曾在工黨年會上警告，「不要低估美國生產過剩的極大危險！」該記者繼稱，「英國懼怕美國經濟蕭條，還因為一般咸信此蕭條一定會嚴重影響英國的經濟復員……。有些人認為蕭條期間美國將大舉向世界各地傾銷。在此種情況下，英國將在最需要世界市場以支持其經濟之時失去世界市場。」該記者結語稱，「鑒於美國經濟恐慌必將到來，英國有一種避免和美國政治聯繫過於密切之趨勢。雖然現在還不大；但已有很多政黨人士反對英美密切聯盟。某些工黨議員說是如此，但多數人不願意公開地這樣講。」

美國最近工人運動鳥瞰

Jack Stachel作
尼 銘 譯

『這樣一個爲人民大聯合的鬥爭，爲反對獨占資本利潤與權力而爭取國家化的鬥爭，現在可以成爲促進人民團結反對獨占資本的一個最重要的槓桿，展望人民和平、民主、安全的遠景。』

本文作者Jack Stachel是美共全國局委員兼宣教部長；是美國勞工運動的領導者，本文譯自七月份美共機關雜誌政治月刊。

最近幾週中，我們見到了杜魯門總統站在獨占資本的利益上，破壞了鐵路工人的罷工；也見到了國會在被總統想用武裝破壞定期實行的海員罷工所激起的瘋狂的反勞工高潮中通過了反勞工立法。

這些並不是孤立和偶然的事件，它表明了杜魯門政府中的反動傾向已發展到一個新階段，它又顯露出獨占資本和政府確已決定完全破壞羅斯福的國內政策，正如同昔日牠

們破壞他的外交政策一樣，這種種行為結束了衆所週知的布爾喬亞改革的羅斯福時期，進而開始了一個更公開的資本家獨裁的新時期，這個反動政策在國內以無約束地剝削與壓迫工人和民衆爲目的，不過是配合美國獨占資本的外交政策——一個要在世界上建立美帝國主義統治的政策而已。

工人們與所有的進步分子，現在應該清楚華爾街的戰後計劃，是和美國人民作對的，也就是反對全世界民主勢力的，這個『對蘇聯強硬』的政策表示放棄了羅斯福與全世界人民友愛和平共處的政策，在國內也和『對工人強硬』的政策相配合，還在事實上是放棄了羅斯福反法西斯主義及爲人民謀得更大經濟安全的政策，杜魯門總統是全國人民和前任總統所選舉出來保證繼續施行後者的政策的，現在相反地追隨了受人們唾棄的胡佛、范登堡外交政策與共和黨老幹部（GOP）與全國製造商協會（NAM）的國內政策。

但是，僅僅在大企業和杜魯門政府聯合進攻工人和人民的三星期後，反動勢力便顯然碰到了對它們的計劃與政策不斷增加的抵抗，杜魯門總統曾以軍武力威脅鐵路工人，強迫他們依照政府所提條件復工，但海員們面臨同樣的威脅以及政府方面破壞罷工的積極準備，依然贏得了一個戰後工人的最大勝利，並且打倒了所有孤立他們破壞他們組織的企圖，他們從鬥爭中爲他們在業的工人取得空前的經濟利益，並且從海員大同盟委員會表示出他們已產生了一個新的更高級的組合形式，同時，杜魯門總統否決了不名譽的反工會的凱斯法案（Case Bill）那是在他出席兩院聯席會議後的星期六在參院通過的。更重要的是，從前以三分之二多數，通過這一法案的衆院却由於一般人民中的重要部份

的支持，工人的一致要求而擁護起這個否決來了。

兩種危險

這些工人和人民的重大勝利證明獨占資本的攻勢是打得退的，我們不必自滿，也不必認為失敗，這也就引申到我們應該在這鬥爭的繼續發展中謹防兩種危險，一方面，必然要弄清楚反動攻勢這新的階段，還要好好判定他們對罷工權利打擊的用意，大企業家要剝奪工人罷工權利的企圖，實際上是打擊作為鬥爭工具的職工會之存在，沒有了罷工的權利，就不能有真正的集體談判，剝奪工人這種基本武器，他們勞動力量的集體控制，實際上就是剝奪了他們有效集體談判的權利，而後者又即是破壞自由的工會運動。

總統說他反對工人和阻止罷工的提議不過是暫時的，緊急性質的。這點絲毫不能減少上述的危險，甚至總統提議的拒絕工人罷工權利的法案，必須事先由政府控制住某些工業才能生效這點，也還是不能減少危險，總統根據這個提出的『緊急』法令，有權宣佈任何一種他想要的工業為國家經濟所必需，從而為僱主的利益把它抓過來，這意味着總統實在有權力防範罷工與利用政府全力來阻止各種主要工業部門罷工。所以那些號召工人祝賀總統否決凱斯法案（Case Bill）及以杜魯門緊急法令為一種『較小的罪惡』因而削弱鬥爭的人們是在跟上了德國社會民主黨的脚步，後者由於他們對反動勢力的緩和和政策，在反動勢力面前後退，以及一次又一次地向緊急法令低頭，便為德國的法西斯主義鋪好道路，他們在這種緩和與『較小罪惡』政策中所成就的並不足以抵擋法西斯主義的進攻，反而使工人運動受到挫折，抵抗力削弱，並保證了法西斯主義的勝利。

同時，我們一定要謹防第二種危險：這就是今日在我們國內已經標明了法西斯主義。政府幫大企業家行事這點確是步向法西斯主義的，剝奪工人罷工的權利，如杜魯門總統所提議的徵調工人，就是打擊工人與民衆權利中最主要的權利，就是打擊我們民主自由主義者最基本的權利，這個政策，除非受到阻礙或被擊退，必將直接地走向法西斯主義，這種傾向既不能使之緩和，也不能與之妥協，但已存在這國度裏更公開的反動獨裁體制，這不就是法西斯主義，不這麼說便是事實上對人民過低估計了法西斯主義的危險，而且削弱了和它的鬥爭，如果以現在我們杜魯門政府下所爲的這些便是法西斯主義，就有人會作結論說，壞到這樣子還是可以忍受的，就一定會削弱我們對實在的法西斯危險的鬥爭了。

反動勢力的策略給打倒了。

必須完全明白目前反動勢力的目標以及他們爲什麼採用目前這種破壞罷工的手法，獨佔資本爲了完成對生活水準的攻擊，和爲了削弱工人動員人民反抗獨佔資本統治世界的任務，其戰後計劃一向包括削弱職工會與壓低民衆生活水準兩項，現在也還是如此，但勝利後以產業工大會(C.I.O.)領導下的總罷工爲其頂點的大罷工和工資運動，不僅在打倒獨佔資本這些目標方面有所成就，並且使工人運動經過這第一次鬥爭後更大爲加強地興起，雖則工資所得的一部分讓杜魯門政府恩准獨佔資本高抬物價所抵銷，工人們還是得到了實際利益，不管你如何從內外企圖去削弱他們，工會仍以更壯大的姿態出現，並且，大門爭的教訓推動了無組織者組織起來，加強對獨佔資本的鬥爭及漸進要求，基本

工業部門國家化和工人連絡所有平民的獨立政治行動，在這些鬥爭過程中，以美國勞工聯盟（A. O. F. O. L.）執委會反動勢力為首以削弱站在鬥爭最前綫的產業職工大會的企圖乃受到嚴重挫折，勞工聯盟的工人們，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是勞聯組織全體，出而支持產業職工大會，甚至參加共同鬥爭，這聯合的高峯是勞聯的負責機構和產業職工大會聯合進行的哈特福（Hartford）大罷工。

獨佔資本及其支持者失敗後，便以最熱心的努力求達到煽動內部分化來削弱工人運動的目的，因為他們對工人的正面襲擊已經失敗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們企圖使產業職工大會在所謂驅逐並清除共產黨分子和『他們封的』共產黨分子的名義下，內部自衛分裂，這不是一件『平常的』反共戰，這是一個有計劃的全國性的陰謀，是獨佔資本家所操縱，由反動勢力所一致推行的。這當中，反動的社會民主黨打先鋒，接着便是教廷鼓勵下的反動集團，公開的法西斯主義者和一切與工人人民為敵的仇人，緊接着組織公共事業工人的大會的恢復時期之後，進攻的集中點……便論到產業職工大會主席摩萊（Philip Murray）領導下的鋼鐵工人大會（United Steel Workers）頭上了，反動勢力這樣打算，假如他們能夠使這個產業職工大會中最大最重要的一個組成份子因此而崩潰，則用這政策來對付整個產業職工大會就比較容易了，如所週知。此輩工人的敵人在鋼鐵工人大會上受到有力的還擊，整個來說，這會是個進步的會，它對國內外政策所有的主要問題都採取了值得工人與民衆支持的態度，尤其是，大會在主席摩萊領導下，用最明晰的語言，肯定聲明每個成員政治上有自由信仰的權利，這就明白地對任何與國家和工人利益為敵的驅逐清除之類的東西關上了大門，打擊了想把這大會趕上自殺之途

的工人敵人。

反動派的新戰術

總不能在經濟鬥爭範圍內利用正面攻擊，又不能以製造內部分化來破壞工人運動，使工人運動在他們的意向下屈服，大企業家與代理他們的杜魯門政府便從鐵路工人的鬥爭中看出試行一個新戰術的必要和可能來，這就是以政府公開的全部力量來破壞罷工，進攻工人，爲了這個目的所以杜魯門總統才現身圖一要求新的權力與『緊急』立法權。

爲了什麼鐵路工人的鬥爭是考驗這戰術的非常好的根據呢？首先，鐵路工人發覺他們被人分隔開來，只有車工與機匠兩個工會準備罷工，其它十八個鐵路同業工會的領導人違反他們會員的意向而反對罷工，其次，他們覺得在這件事上很容易激起輿論的反對，因爲鐵路罷工只要在二十四小時至四十八小時以內便能使全國經濟幾乎全部陷入癱瘓狀態，第三，人民不知道鐵路工人的要求，在他們的錯覺裏，這些所謂工人『貴族』享受着高薪和很好的生活條件，他們并不曉得，由於鐵路工人不把鐵路工人分成許多同業工會！（而且這些工會都以保守份子爲首）鐵路工人被投入工資和生活水準幾乎最低的深淵，最後，這次工人運動在鐵路罷工爆發之前，沒有立時認清這對整個工人事業是如何重要，他們被麻醉了。

用來對付鐵路工人，破壞他們罷工的方式與杜魯門總統所提出的新法令，在好多方面都不同於昔日的鎮壓政策了。過去，破壞罷工的老方式，主要是使工人們餓肚子，直到他們屈服爲止，在大公司控制的城鎮裏，則用公司警察與衛隊，加上地方與州的警察

，地方法院和禁令，秘密打手和破壞罷工的特務如平克敦斯（Pinkertons）之流，有時還用上聯邦軍隊。但現在職工會運動是由一千三百萬以上的會員組成的，在工會登記錄上又有了新的法律如華格納法，人民對職工會的任務已有個新的了解，而且工人一天天參加到有效的政治行動中來了，所以老方法是不夠用的，現在要以政府的全部壓力來破壞一次大罷工了。從前戰時發展起來保證不斷供應前方，由羅斯福總統領導主要為對抗大企業家怠工的政府控制，到了杜魯門手上便變成破壞罷工的工具了。我們必須知道這對大企業家本身也不是一種受歡迎的發展，因為這樣就迫得把政府的任務在人前暴露無遺，其後果久後將十分嚴重。但所有其它的方法都失敗了，這個政策便在絕望之餘決定下來。

總統破壞鐵路工人罷工後不到四十八小時，工人和人民顯然不願意讓這次攻擊就此了事，差不多工人運動的各部門都立即反抗杜魯門制止罷工緊急法令的提議，這不僅包括產業職工會與勞聯的領袖們，大多數他們的參加者與各獨立工會。甚至從前沒有參加罷工的十八個鐵路工會的領袖，工人圈以外的進步勢力和愛好自由的美國人也說話了，當衆院以寥寥十三票反對火急通過總統的提議後，星期一晚上參院開會時，由于工人與民衆的呼籲，也迫得作冗長的辯論；事實上，政策中徵用工人這項已被打倒，雖則參院所通過的政策仍然是惡毒而帶危險性的，是我們一定要打倒的，但參院的行為已表示出工人與民衆的壓力，現在留下來給工人與民衆的任務是在參院意見到達衆院時，繼續增加這種壓力來達成打倒這個政策。

礦工首先得到工人和民衆大反攻的利益，這個新法令無疑是反對礦工的，正如它是

反對鐵路工人的一樣。杜魯門總統在議院聯席會議上演說之前，鐵路工人的罷工事實上已經平息，礦工們因此得以與佔有礦場的政府談判，并且贏得實際的勝利，這勝利特別重要，因為當時礦工不肯留在政府佔有的礦場裏，非到協定簽好了不回到礦坑去，這樣政府才迫得承認他們的勝利。顯然，這是由於工人一致的偉大響應，而非由于約翰·路易斯的聰明方法使礦工勝利成爲可能的。這給長期被隔離在其餘的工人運動以外的礦工們再接再厲地爲工人的進步政策，爲團結，爲聯合一切工人與反法西斯勢力的獨立政治行動打好一個基礎。

海員勝利的教訓

海員大勝利給在繼續和反動勢力鬥爭的工人與民衆帶來了新的鼓舞，船主好久以來都拒絕開誠談判，總統用海軍，海岸衛隊和政府全部力量來威脅五月五日在舊金山組成的海員同盟委員會所決定的六月十五日的罷工。甚至某些全國海員工會（N.M.A.）的領袖們的也因一時軟弱而在這種威脅下屈服，并且同意給他們的會員推薦一個僅僅每月增薪十二元五角的提議，這立即遭受到一致拒絕，談判於是又在船主和海員同盟委員會之間展開，海員同盟委員會代表所有七個參加的海員工會，這些談判雖說由于勞工部長修威靈巴哈的主動得以實現，但沒有工人對破壞鐵路工人罷工的有決定性的反應便不可能，如所週知，談判的最後結果是海員們接受了一個比船主原先提出的十二塊五角多了幾乎四倍的工資，并且原則上建立了基本的每週四十八小時工作制來代替五十六小時工作制，雖然目前海員實際上還接受加工八小時的工資而做着五十六小時的工作。

海員怎樣贏得這麼一個大勝利，爲什麼海員能贏得這麼一個勝利，並且不是用罷工來贏得的？（雖則多數港口罷工了幾個鐘頭，那是因爲在罷工最後關頭之前協議已經簽好的消息還沒到達他們那兒）這些回答很簡單而又對所有工人都極其重要。

首先，海員像礦工一樣得到了工人們對反動法令與政府破壞罷工還擊的利益。

其次，海員不似鐵路工人一樣被隔離，他們在新組織的海員同盟委員會底下聯合起來，這些工會的行列是勇武而又團結的，準備在任何情況下，在一切情況下爲他們的要
求而戰鬥，工會準備好罷工的一切，準備得極其詳盡，船主與政府對這類準備結果是不能看不見的。

第三，勞聯基層的海員工會對任何不尊重海員同盟委員會糾察線的政策都不理會，不論這政策是里安（Ryan）或隆德堡（Lundberg）所發起的，甚至勞聯的領袖們，不論他們個人居心如何，也覺得還是和這政策一致相宜些，這些工會和他們各地方的領袖也表示他們尊重罷工的糾察線。惠特尼（Whitney）領導鐵路工會聲援的保證了給海員們新的力量，因爲他們的聲援對罷工這類事件非常重要。

第四，產業職工大會及其主席摩萊以全部力量做了海員的後盾，所以人家便明白任何孤立海員的企圖，任何以他們計劃的罷工爲『政治的』，而因此與以破壞的企圖，都將發現整個產業職工大會站在他們一邊。

第五，最有決定性的一個因素是其他各國海員所保證的國際大團結，他們是通過世界職工聯盟的各個中心連結起來的。

最後一點，由於他們在贏得這次鬥爭中所負的任務，由於他們能及時使人民知道他

們領低微的工資作長時間的工作，海員們當談判還在進行時，便獲得了復員軍人們和一般民衆的偉大支持；公民委員會與公民支援的集會組織了，民衆和工人給正在發生的事件喚醒了，覺得支持海員是表達他們自己與推進對反動獨佔資本鬥爭的具體方法。

這些偉大的勝利——凱斯法案之否決及海員大部要求之獲得——已經使得反動勢力（它在兩大黨裏和國會裏的許多代理人）的計劃與杜魯門政府反動的，破壞罷工的政策受到大大的挫折，雖然這些勝利是具體的，但它們只不過是將來要全部贏得的鬥爭之一部，偉大的工作還在前面，危險仍然會有的，獨佔資本還要策劃取得世界統治權的，繼續企圖削弱工人與壓低人民生活水準的，迄今所贏得的勝利只給我們指出了工人與民衆有能力完全打倒反動者的進攻而已。

但爲了贏得勝利，一定還要做更多工作，杜魯門法案一定要打倒，工人一定要謹防永久反對工人法令的新提議。要結束總統的所謂『緊急措施』與所有戰爭權力，就一定要開展一個普及全國的運動，把無組織的人組織起來，推進現在還沒好好進行的組織南方工人的運動，這都要以最大努力去奔赴。每個地區聯合的工人行動，一定要依據目前危險所必需的態度來處理挽回物價管制局的鬥爭，反對通貨膨脹威脅的鬥爭，給一般民衆一個創造最大可能團結的機會，來和企圖壓低人民生活水準的獨佔資本家與奸商們鬥爭。杜魯門政府與獨佔資本家的作用，胡佛范登堡之流蓄意對雅爾達和波茨坦協定建立的和平基礎的破壞，使我們得到教訓，使爲和平的鬥爭廣泛開展和加深，與推動獨立的政治行動，現在一定要進一步在工人領導下以新的努力團結工人，農人，黑人和所有的反法西斯主義者，所有的羅斯福信徒，團結爲一個統一的營壘來影響一九四六年的大選。

，與加速建立一個廣大的、人民的、反法西斯的政黨，這政黨要以工人為骨幹。這樣一個為人民大聯合的鬥爭，為反對獨占資本利潤與權力而爭取國家化的鬥爭，現在可以成為促進人民團結反對獨佔資本的一個最重要的槓桿，展望人民和平、民主、安全的轉景。

我們黨，在這些決定的日子裏負起了重要的任務，又一次指出我們的政策和對人民發出的警告的正確性，使我們在工人羣衆中，在一切反法西斯勢力中得到新的力量，我們一定要把目前鬥爭的教訓證明給人民看，新的可能性已經為我們展開，不僅為推進反法西斯和爭取和平的鬥爭，也為廣泛宣傳我們基本的社會主義綱領。我們最近徵收黨員運動的成功——特別在各基本工業工人中間的成功，鼓勵我們繼續有系統地努力去建黨，和特別關照各門基本工業，包括鐵路工人。同時，還要額外注意的是一件大家常常忽略了的工作——在勞聯工人中間建立黨，因為他們在鬥爭和團結中，也表示過顯著的要

求。

最後，這一段時期內的教訓，所有黨的組織一定都要加以討論，並且一定要吸收我們全體黨員來參加討論，這樣全黨對最近發生的事情，目前的時機和未來工作的意義才會更清楚，才會有一個較高的理論上的了解。

美共徵收黨員運動的教訓

丁遠譯

美共全國局發表

一

全國範圍內的美共徵收黨員運動是在今年三月十五日開始的，美共全國局現特宣佈這一運動的結束。在這次運動的總結中，美共徵收得了一四、三七七個新黨員，平均每月徵得黨員五千人。

自從去年七月美共召集特別緊急會議，以重建美共，使它成爲美國工人階級的戰鬥的馬克思主義的先鋒隊以來，我們的黨員總數現在已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峯。經過這次運動以後的美共已經在全國許多地區大大地壯大了，在許多重要的工廠與工業裏，在很多黑人社會裏，以及在工人階級住居的地區。

我黨的這種生長正是美國工人階級在政治上日趨成熟以及戰鬥情緒高漲的一個指標。在最近的罷工與工資鬥爭中已表現出了美國工人階級戰鬥的決心和更廣大的團結。工人們集體的反感與憤怒已經發展成爲一種抗議的狂潮。反對國會中民主共和兩黨反動集

關的以及杜魯門政府爲了削弱勞工勢力而採取的種種高壓措施。

爲了爭取物價統制，爲了爭取民主權利，爲了爭取世界和平，爲了爭取滿足退伍軍人的需要，爲了反對反動派所唆使的對黑人的壓迫——圍繞着這許多問題正在發展着一個磅礴的人民運動。所有這一切都證明了，美國的工人階級與人民，不論是白種人或是黑種人，都在起來反對美國獨佔資本主義在國內外所進行的反動的備戰行動。

對於獨佔資本主義的反動攻勢，對於他們新的反蘇與反共活動（這種活動甚至在有些工人與人民運動的部門中也有發現），現在有了一個清楚而正確的答覆，這答覆就是我黨在最近幾個月來的生長與發展，而且這種生長與發展又提供了極大的可能性，使我黨在未來的時期中將更迅速強大。

當我們發動徵收黨員運動的時候，我們曾經指出，徵收黨員運動之是否成功，主要地要在基本工業中黨員人數的增加以及每一州本黨工業成份的改進這兩點來判斷。

在這樣一個中心目標之下，我們怎樣來估計這次運動的成績呢？

在發現這個目標這點上，徵收黨員運動是獲得了重要而極有意義的成功的。所以這次運動實實在在是一個大成就。

在全國範圍內本黨的工業成份已經有了本質的改進。在所有的新黨員之中，差不多有百分之六十是產業工人，而有百分之三十五是基本工業的工人。在主要的工業區域，有百分之七十以上是產業工人，而將近有百分之六十是重要工業的工人。在紐約與加利福尼亞等州中，現在的黨員固然不是工人佔優勢，但已經有了很大的進步在朝着這目標前進。

很多年來這還是第一次大規模地又採用了集中的原則。許多地方黨部都選擇了幾個重要的工業部門藉以集中極大的注意力或運用全部力量來迅速增加黨員的數量。有些地方還成立了「集中」支部來補助產業部門同志們的工作。由於這樣有組織而相互配合的加以注意，在一些重要的產業部門與工廠中，我們得到了顯著的進步。

在海事工業中，我們得到了最重要的成果，比原來所定的目標超過了百分之二百。在紐約區，黨在美國勞工聯盟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的碼頭工人中建立了一個很大的組織，這對於健全的集中政策之採用，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例子。

在鐵路、打包業、碼頭、建築業、食品與烟草各業中，都超過了原定的目標，伊里諾斯州在打包業中得到了重要的收穫。在製鋼業部門中，我們在各地都徵收了很多的黨員，而尤以俄亥俄，勃法洛與阿拉巴馬諸地的工作最為出色。

在電氣與五金工業中，則到處都有極大數量的黨員增加。在汽車工業中，我們雖然沒有完全達到預定的目標，却仍然在某些地方——特別是在密芝根與芝加哥——相當增加了黨員的數量。

在美國勞工聯盟所組織了的工業中，我們也得到了重大的進步，特別是在西海岸與紐約。不過，這里所增加的黨員祇是實際上可能從勞聯工人中廣泛徵收的一部份吧了。只有在煤礦與紡織工業中，我們遠落在預定的目標之後，我們沒有把力量動員到最大限度來進行徵收工作。

在進行這次運動的期間，我們還沒有全部建立了工廠與產業的俱樂部，但顯然已經有許多新的工廠與產業俱樂部在加利福尼亞、伊里諾斯、俄亥俄、紐約、南方以及其他諸州建立了起來。

但是，應該着重指出，在很多重要的大工廠中我們的力量還是很薄弱，在那些地方，我們的任務在於創立新的工廠組織或者加強原有的工廠俱樂部。

由黨的全國委員會或州委所挑選出來應該予以極大注意的一些工業城市中，原有的黨組織已經有了多少的發展。但是這些成績還不足以與爲了在這些城市建立穩固與蓬勃的黨組織的需要與可能相適應。很清楚的，對於這些重要的工業城市，我們還當用出更大的力量並當經常予以更多的注意。

在大城市中新的工人階級地區建立俱樂部這一方面，進步很有限，而在新的鄉村地區建立黨組織的工作也不過剛剛開了一個頭。在農業人口中所徵收的黨員，人數還是少得很。

在南方諸州的徵收工作中我們得到了最出色的收穫，我們徵收了差不多一千二百個新黨員。在阿拉巴馬、德克薩斯、魯易齊安那、奧克拉哈馬、弗洛里達、浮琴尼亞與加里林那諸州，黨員人數都增加了一倍以上。

必須特別指出，我們的阿拉巴馬黨做了輝煌的工作，它徵求得了三百二十一個新黨員，而加里林那新成立的區黨部的工作也不錯，它在一個月之中徵收了一百二十個黨員。這兩區大多數的黨員都是黑人產業工人。

大批新黨員的加入共產黨，這證明人民運動（包括黑種和白種人）的高漲，起來反

對那現在瀾漫南部諸州的南部資產階級的反動力量。我們黨的生長使我們有可能在更多的南部諸州擴大黨組織性，並且造成了把黨建造成爲一個真正的羣衆的共產黨的條件，這樣一個黨將能夠領導南部工人的有組織的行動，領導黑種和白種人民作新的政治鬥爭。

在全國所有新入黨的黨員中有三分之一是黑人（男女都有），大多數是產業工人，也有很多是黑人退伍軍人。黑人對於我黨徵求黨員的號召給予了極大的響應，這不僅證明我們黨在黑人中具有極大的威信，而且也證明黑人在準備組織與鬥爭。這證明了在爲爭取黑人權利的鬥爭中，在締結勞工與黑人的聯盟這工作中我們重新有了活動。

我們黨在建黨運動中所得到的這些進步是有決定的重要性的，這些進步表示出了我們黨是嚴格地進行了這個工作的。

在有些地區，徵收黨員的成績並不好，這不能歸咎於我們過高估計了我們黨在目前發展的可能性。恰恰相反，我們在全國所得到的成績，我們在好些重要地區與產業部門之超過了預定的目標，這都斷然地證明了我們原來所定的目的是完全可以達到的。

三

這次建黨運動提出了好些問題，這些問題跟重新建立一個戰鬥的馬克思主義先鋒隊的共產黨這個工作的完成有着極密切的關係。這些問題就是：

(一) 我們還沒有做到把我們大多數的俱樂部改造成羣衆工作的中心，在重要事件上發動並發展獨立的活動，參加並支持各種人民的廣大聯合行動。因此有些俱樂部甚

至還沒有加入活動，它們跟非共產黨人也只保持着有限的接觸。

(二) 有些地區，我們的俱樂部是積極參加了羣衆工作的，但是在那些地方我們還是不會在進行活動的過程中，徵求黨員。而在我們能夠把徵收黨員工作跟羣衆工作聯繫起來的地方，我們的成績也就很好。但是事實上我們仍然必須要學習，怎樣在羣衆工作中，在展開鬥爭的過程中來吸收黨員。

(三) 有些州的黨組織，在這次運動已經開始的時候，還沒有完成改組黨的任務。它們正熱中於建立工廠與產業俱樂部以及建立支部組織。因此結果，例如在紐約，那裏的工廠與產業俱樂部，照理是應該領導這次運動的，却參加得很晚，因此在吸收黨員的活動中迄未展開真正活潑潑的工作速度。

(四) 還存在着消極性的殘餘，這阻礙了充分動員我們的黨員來推動這個運動。而這一點在這次運動的過程中以及由俱樂部推動的羣衆活動中才得到了部份的克服。但是對於把黨員培養成爲一種積極的戰鬥的共產黨力量這一點，我們還必須加以極大的注意。

(五) 由於很多小俱樂部的建立，我們必須培養更多的俱樂部領導者來管理這些新的俱樂部。在這方面我們只做了一些初步的工作，因此結果，在有許多地方，現在的俱樂部領導者都沒有受到恰當的訓練足以應付俱樂部所碰到的問題與任務。

(六) 因爲我們注重在基本工業中吸收黨員藉以改進我們黨的工業成份，我們有許多地方，對於各種俱樂部以及藉俱樂部來徵求黨員的可能性，沒有加以充分的注意。而且我們也沒有做到把集中工作制定爲全黨的任務。

現在我們得注意到上述的各項問題並且舉筆羣力來解決這些問題，這是必要的。

最後，我們徵求黨員工作的成功與否，還得由我們是否能使這許多新黨員在黨中積極化起來而定，使新黨員們，政治上與組織上參加各種俱樂部的生活與活動，這是當前的一個重要的中心任務，我們必須迅速地使新黨員們了解我們黨的任務與作用，黨的歷史與綱領，黨員的權利與義務。

我們必須給新黨員們一切機會去參加俱樂部的生活與工作，幫助他們在工會中，工廠裏以及團體中成爲更能幹的政治工作者。所有黨的州組織應該刻不容緩地並且要最嚴格地採取必要的方法來保證新黨員參加到俱樂部去。

我們將考慮到擬定一個整個的秩序，召開新黨員會議，開辦訓練班與學校，給他們一些文件閱讀，說服他們閱讀我們的報紙。每一個俱樂部要仔細地考察那些新吸收進來的黨員，幫助每一個新黨員在俱樂部的各種活動中佔一個地位，去訪問那些還未參加俱樂部會議的新黨員。

可是我們不可以忘却，新黨員之所以加入我們的黨，是因爲它是一個社會主義的黨，是一個行動與鬥爭的黨。我們要擴充我們俱樂部的獨立的羣衆活動，叫新黨員參加工作，幫助他們了解馬克思列寧主義，只有這樣我們才把握得住這些新黨員。

我們也應該利用下一個月的時間把每一個俱樂部所應納的黨費平均徵收到百分之八十。在五月份裏，黨費的繳納有很大的進步，但是今年上半年來我們黨費的情形還是不能認爲滿意，因而這個問題還需要加以極大的注意。

共產黨的發展，主要有賴於共產黨報紙的銷行。「工人報」的廣大讀者羣，他們不

是我黨黨員，却是一部份對於我們將來的發展有重要關係的後備軍。

正因此，我黨全國局對於「工人報」將在六、七、八三個月中有一萬一千一百個定戶滿期這一事實深為在意。我們必須予以最嚴重的注意，務使這些滿期的大量定戶繼續定閱，並且使「工人報」與「工人日報」的銷路穩定與擴大起來。

因此我們號召每一個州的組織要立即以團體為基礎深入到行將滿期的定戶，將每一個團體中滿期定戶的名單交給各該團體。每一個俱樂部必須特別組織繼續定閱隊，專門去勸舊定戶續定，而如果可以，當委派原先去徵求這些定戶的人去勸他們續定。

四

在我們全國徵收黨員運動開始的時候，福斯德同志曾經說：「為了解決當前的各種困難問題，美國的工人們，實際上也是我們整個民族，迫切地需要一個強大的共產黨。因此，我們必須使我們的黨員和我們的擁護者理解到這一點，就是把共產黨造成一個羣衆的黨，這對於美國政治上是一種當務之急。」

這次全國徵收黨員運動已經證明了建設這樣一個強大共產黨的可能性。我們不能以既得的成就為滿足。只有我們把徵收黨員的工作當作黨日常工作增加羣衆工作與鬥爭中不可分的一部份，我們的黨才能夠迅速的發展與成長。

基於此種理解，每一個俱樂部，支部與州的領導機關應該在一種有計劃有組織的方式之下來進行徵收黨員工作。同時，應該在區的範圍內採取特殊的步驟，立即在某些重要的工業，在美國勞工聯盟，在羣衆集中的城市與團體裏進行廣泛的徵收黨員的活動。

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夠繼續發展起來。

讓我們把徵收黨員作爲日常的任務吧。讓我們一刻也不要忘記我們的民族迫切需要一個強大的共產黨。

（譯自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七日紐約工人日報）

關於美共徵收黨員運動的幾點說明

丁 達

今年三月中旬開始的美共徵收黨員運動，對於美共，對於美國政治乃至世界政治都是具有重大意義的一樁事件。是美共復黨以來，鞏固並壯大黨的一個重要措施。

在第二次大戰期中，美共曾受到了不小的波折，在一九四三年曾經一度自動解散，直到一九四四年才又恢復了黨的組織。

解散的原因是因爲前美共總書記厄爾·白勞德 (Earl Browder) 在政治上犯了嚴重的錯誤，作出了使美共成爲美國金融資本附庸的違反馬列主義的政策。

那是在一九四三年德黑蘭會議以後，白勞德把英美蘇三強爲了澈底擊潰法西斯蒂而發表的德黑蘭宣言看成了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間永久的妥協的表徵。他認爲既然在國際政治上資本主義跟社會主義這樣蝸蝕無間，不會再有什麼矛盾而無需乎鬥爭；那麼在國內，資本跟勞動之間，民主與反民主之間也應該只有團結而沒有鬥爭了。就美國來講，他認爲美國的金蟬資產階級是反法西斯的，民主的，因而是進步的，美國的工人階級應該爲了爭取戰爭的勝利，爲了保衛民主而無條件地跟金蟬資產階級合作。所以美國工人

階級無需乎在政治上保持它獨立的政黨。而且爲了爭取戰爭勝利，美國工人階級應該擁護羅斯福連任總統，自己就沒有經過共產黨而另行推候選人之必要。最後他認爲戰後的美國資本主義將因世界市場擴大而會繼續繁榮，美國工人階級也將從這種繁榮中增進自己的福利，在美國，社會主義還是一個很遙遠的課題。因此他認爲美國共產黨沒有繼續存在的必要。於是在他策勵之下，美共在一九四三年五月宣告解散而改組爲『共產主義政治協會』（Communist Political Association 簡稱爲CPA）。不是一個政黨組織而只是一個信仰共產主義的政治團體，凡美共黨員都可爲該會會員。但解散時共有九萬人的美共黨員，登記加入的却只有四萬五千。

不用說，白勞德的見解是十分錯誤的。首先，第二次世界大戰並沒有解除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間的基本矛盾，英美兩個國家常常爲了自身帝國主義的利益而妨礙了反法西斯戰爭的順利進行，第二戰線的遲遲不開關就是一個明證。其次，美國的金蟻巨頭也不像白勞德所理解的那樣進步，甚至在戰爭尚在熱烈進行的時候，他們就時常表露出他們的反動面目；用種種方法對戰爭怠工、毀謗蘇聯、離間美蘇友誼、不主張無條件投降而主張對德議和藉以替德國的法西斯政權保留東山再起的根基了。在國內，他們竭力想破壞羅斯福的進步政策。戰後國際局勢的發展以及美國國內政治經濟的狀況，更以鐵的事實駁斥了白勞德的謬見。

當白勞德主張解散美共的時候，美共黨內也並不是沒有反對的人。美共全國委員會的主席威廉·福斯特（William Foster）就是反對白勞德最激烈的一個。後來客觀情勢的發展一天一天證明了白勞德路線的錯誤，證明了白勞德主義正是叫美國工人階級成爲

美國獨佔資本附庸的尾巴主義。證明了白勞德解散美共以鞏固美國國內民主統一戰線的作法正是在實際上削弱了民主統一戰線。正確的路線是只有：加強美共，使共產黨成爲一隊強大的羣衆政黨，才能有效地保衛與促進美國的民主，才能使美國真正成爲一個維護世界和平的有力因素。

因此美國共產黨終於在一九四四年七月在福斯德領導之下宣告恢復。美共更爲鞏固內部起見，又因爲白勞德繼續進行反對黨路線的活動，乃於一九四六年將白勞德開除出黨；更爲加強自己的力量起見，於今年三月十五日起發動大規模的徵收黨員運動，重新建立一個強大的美國共產黨。美共把這一運動稱爲建設黨的運動（Party Building Movement），意思是要把黨重新建立強大起來。

這一運動已於六月中宣告結束，成績極爲美滿，一共徵得了一萬四千多新黨員，新黨員成份大部份是產業工人，黑人也不在少數。

誠如美共全國局所發表的『關於徵收黨員運動的幾點教訓』一文中所說，美共這次徵收黨員之獲得輝煌成績，正是美國廣大人民在政治上更加成熟以及戰鬥性加強的一種指標。

戰後美國在國際上的地位無疑地已大爲加強，而美國金蟬資產階級也日益暴露了它的反動性。在這樣的形勢之下，美國人民爲了維護世界和平與國內民主所負的任務是更形重大了，他們比任何時期更迫切地需要一個強大有力的共產黨來做他們的領導者。就國際關係來說，美國民主力量的加強也就是國際和平陣線的強化，而美共的壯大正是美國民主力量加強的一個必要條件。

因此，美共這次徵收黨員運動的空前成功不僅附合了美國人民的利益，而且也有利於國際的和平，不僅美國人民當爲此額手稱慶，而且是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也應該爲之同聲歡呼的。

